



## 一根通到頂的腸子

# ——余興漢《山海盟詩詞》讀後

中國文藝協會  
謝 輝 煌



山海盟詩詞  
余興漢著 / 文史哲  
9012/180元  
ISBN 9570549403 / 平裝

人說，騷客好詩，千金不移，千古不變，一點不假。因為詩的魅力實在太大了。人說，少女情懷總是詩，也信而有徵，千古不變。惟好詩的老翁，他的詩情詩懷，決不讓少女專美於前。白居易、陸放翁、于右任可為代表。而詩人余興漢，78歲的高齡了。雖有「功名利祿等雲煙，與世無爭亦半仙」（詳後）的瀟灑，但對詩詞卻難以割捨，有時更當仁不讓，非寫不可。所以，在結集出版過新詩集《醉之愛》、及傳統詩詞集《雲夢詩詞》之後，不僅意猶未盡，且更積極創作、發表，並將近年的作品輯編《山海盟詩詞》問世，以饗知音，真是「老當益壯」的馬援。

這本詩詞集，共收新詩54首，傳統詩24首，詞36闕，合計114篇。另附錄雜、散文三篇。量雖不多，而詩心長在，詩情長流的盛景，則歷歷在目。

詩人1924年生，湖南平江人。早年服務聯勤兵工單位。1949年來臺後，考入政工幹校第一期（1951年），算是「天子門生」，且親炙江西才子王昇將軍及其夫人的教誨。畢

業後，留校任教多年。上校退伍後，受聘為總統府機要室編纂，歷事四朝（兩蔣及嚴、李），以迄告老還「家」。

詩人自幼便接受過傳統詩詞（三百千千及幼學等）的薰陶。少青時期，又坐過「學堂」，心中早已植入詩根。離家後，正值「中原板蕩」時期，人在「八千里路雲和月」中。心中的詩根，自然要發芽、抽綠、開花、結果。而浸淫越久，果實越多。可以說，他是個一身三樓的資深詩人。但他個性內斂，並不以此自炫，反倒是像個在扁舟上靜靜地理著釣絲的漁父，默默地作他的詩，填他的詞，大有司空曙那種「釣罷歸來不繫船，江村月落正堪眠。縱然一夜風吹去，只在蘆花淺水邊。」的瀟灑與澹泊。這可從他的〈落花〉詩中找到注腳：「此身曾寄最高枝，落盡繁華不自知，澹泊果能如素願，不期爭艷門明時，」說真的，不讀他的作品，很難相信他是個「曾寄高枝」的三樓詩人，從外表看去他倒真有點像以前電視劇中的那個「賈胡塗」。

「賈」也好，「真」也好。楊雄說：「言為心聲。」真人不會做假詩。他以「山海盟」命名詩集，取自集中新詩〈山盟海誓〉篇。此詩一開始便說：「山是哲學家 / 而海呢 / 是一位浪漫而純真的姑娘」。然後，他進一步地為「山」造像：「而山呢 / 只是沉默 / 一句話也不回答 / 甚至 / 連點點頭 / 都怕難為情呢」。這可真是他的自畫像，有假包換。

他有個幸福美滿的家庭，大概也假不了。所以，他把這首情詩放在卷首。正如孔子把



〈關雎〉編在《詩經》的卷首一樣，旨在凸顯「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。」《禮記·中庸》的「微言大義」。單憑這一點，也可想見詩人思想的一半了。

詩人還有個「海誓」，藏在〈七十初度書懷——二〉中：「六十年間事，無猜兩小隨。一朝烽火急，兩岸世途歧。白髮傷猶別，紅顏願示依。茫茫人已杳，海誓總難移。」

這是一幅青梅竹馬，兩小無猜，雙方家長有結親家之約，而因戰亂未成連理的傷感畫面，是紅豆之思，也是斷腸紅之恨。惟這幅殘畫，不只詩人獨有，在海峽兩岸，還有很多很多。這是時代的悲歌，詩人沒有說半句假話。

他在一首〈燭〉詩中，借「燭」來「夫子自道」：「不瞞你說/我的一顆心/還是一根腸子通到頂/而且/還透明的呢」。正因他的心「直」，口也就「快」(當「犀利」講)了。像〈中國魂〉、〈海峽〉、〈吃飽了太閒〉、〈幻影〉、〈一中原則〉、〈訴衷情·憶往〉……等篇，句句若針，而不怕得罪人。其中，〈訴衷情·憶往〉，因筆者在當時現場，故特地拈來一賞。詞如下：

去年重訪北京城，相識盡菁英；交流詩學聯誼，難得遇知音。時易逝，事難成，夢猶新；感懷難已，回首燕山，夜話誰聽？

這闕詞的上片，寫的是1997年8月初，詩人隨新詩學會一行二十餘人，於應邀出席遼寧省盤錦市的兩岸詩學交流聯誼後，回程順道轉往北京，拜會中國作協暨文聯等單位，進行交流時所見，那時，香港的「回歸熱」正在大陸各地延燒。所到之處，眉宇間洋溢著一股航空母艦看小舢板的得意之情。有的甚至問我們看過香港回歸的實況轉播沒有？另一方面，我們就兩岸詩學交流以來所呈現的一些不平衡的現象請教他們時，卻沒有回音。所謂「難得遇知音」，指的是那些話不投機的事。

詞的下片，末尾兩句，巧妙地嵌入了「燕

山夜話」這個近代「典故」，背景是1966年春初，《北京晚報》有個「燕山夜話」專欄，由北京市委會書記兼華北局後補書記的鄧拓(筆名馬南邨)執筆，另外，鄧拓又跟吳焜、謬沫沙在《前線雜誌》有個「三家村札記」的專欄。寫的多是些「反黨反共產主義」的批判文章。這一「話」一「記」，加戲劇「海瑞罷官」，是當時中共政權下的「三株毒草」。因此，先有「整風」，繼而展開了一場「文化大革命」。所以，從這個背景切入，也就不難理解「回首燕山，夜話誰聽？」的深遠寄意了。

像這樣一闕容易得罪人的詞，一般詩人就出不了手，但他是一根「通到頂」的「直腸子」便實話實說了，像董狐的筆一樣。

他的性格在一首〈雄雞〉詩中也有表露，如「所以我/平生不敢輕言語/不到五更/決不輕啼」。意即到了「五更」時，就當仁不讓了。

談到詩，有人把詩當作萬花樓般來裝飾，繁而不富，富而不貴，全不見作者的精神。又有人說，寫慣了傳統詩詞的人，轉到新詩的檯子就有些罩不住了。是否如此？有詩為證：

人家總以為牛最愚笨  
其實它比誰都要聰明  
它不問秋來有無收穫  
成天地流著汗去耕耘  
——〈牛之歌〉

月姊兒曾在黃昏時約我  
我披著晚霞偷偷去赴約  
誰知她啊竟往雲裡躲藏  
害得我昨夜又空等一場

——〈爽約〉(以上均豆腐干體)

東家辦喜事也好  
西家做道場也好  
有那一回不是  
拉我出來湊熱鬧  
——〈鞭炮〉

妳青春如雲的秀髮



長在我的心頭盪漾  
每當春風乍起時  
我心中便洋溢著喜悅  
也有些迷惘

——〈楊柳〉

像這些詩，都合「刪繁就簡」的要旨。六義不缺，形式紛陳，腳韻自然，立意更是明顯。所差的，就是缺乏稀奇古怪的裝飾形象，和不可思議的妙語。但不能說是「有質無文」。所以，還是能罩得住一些。

詩是萬法無法的，但無「意」不成詩。詩人的詩，無一首無「意」，詞亦然。而下面這首〈書懷〉更令人驚艷：

功名利祿等去煙，與世無爭亦半仙。  
一息尚存天屬我，百年長醉我歸天。

這首詩完全用平常語言直抒胸臆。前兩句何等瀟灑，後兩句又何等豁達，何等新鮮有趣，放不開名利生死的人，斷難有此吐屬。

綜觀全集，新舊各有勝場，剛柔皆備。詞因先天活潑，較有行雲流水的風韻。五言因不容虛字「硬」是不可避免。豆腐干體的新詩，為求形式統一，有時不得不「湊」。然「展卷原為潔品素，捉刀只是訴心丹」，能筆到意到，便深得陶公「嘗著文章自娛，頗示己志」的幽旨了。



## 讀者來函

###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編委鈞鑒：

拜讀 貴刊總號第39期（民國91年3月）由邵廣昭先生寫的〈讀《魚文話錄》〉書評，筆者很欣賞。邵文從魚類的科學研究到文化內涵，在短短數千言，為讀者提供豐富而趣味橫生的知識，不僅僅只是一本書的評介，亦兼述及一己學術生命歷程的點點滴滴，精彩迭起，書評能到此境界，實為罕見佳構！

另外， 貴刊同期另一篇一軍先生寫的〈《張深切與《臺灣文藝》研究》評介〉亦流暢可讀，但封面與內文書影均將該書作者誤植為「梁明雄」，當然其失在出版單位文經社，沒有作好校對的工作，以致 貴刊依樣電腦掃描跟著錯，殊為可惜！

許多人總是輕忽校對的工作，以為那是枝微末節的小事。其實，校對往往是發現問題的起點，很多學術研究突破也常是由校對入手。筆者過去校對梁啓超書信手跡的收穫，證明臺北世界書局出版的年譜，因政治因素而不惜扭曲原稿的荒唐事，最近校對陳獨秀給臺靜農一百多封信，發現〈實庵自傳〉寫作時日與文字魯魚亥豕與疏漏，所有的歷史學家都習而不察，這難道不值得一點警惕嗎？話題扯遠了，總歸一句話，校對太重要了， 貴刊至少在內文沒有把「梁明雄」的姓氏弄錯，同時第6頁林海音先生的手跡清晰可見神韻，顯然 貴刊編輯花下一番功夫。以上淺見，未審當否？還請多多指教。敬頌

編安

吳銘能 敬上 4月12日